

儒家為什麼反對超人類主義？

Why does Confucianism Oppose Transhumanism ?

楊茜茜

Yang Qianqia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uman enhancement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ranshumanism. According to Confucian ethics, the supervision of 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is vital because we are fac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achieving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The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not exclusive to Confucianism; it can be found in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pre-Qin dynasty period,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Taoism. However, the idea is uniquely expressed and developed in 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human enhancement makes people unable to “settle in their place.” Therefore, Confucianism cannot accept it.

楊茜茜，雲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昆明，郵編：650221。

Yang Qianqi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中外醫學哲學》XIX:2 (2021年)：頁 159-16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9:2 (2021), pp. 159-162.

© Copyright 2021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以下簡稱“該文”)(王珏 2021)一文精彩闡釋了儒家為什麼不能接受超人類主義,並嘗試探索儒家反對超人類主義的理由與西方生物保守主義的同異。該文核心部分旨在以儒家“天人合一”觀為切入點,通過如下三方面的討論而“在生物保守主義與生物進步主義之間開啟出第三條道路”(王珏 2021)。本文嘗試順著王珏教授的思路稍作深化討論。

首先,該文從儒家“天人合一”觀出發,引用錢穆的觀點:“宇宙徹始徹終只是一事,一動。”也就是說,宇宙萬物根本上是流動的物象,因此,在醫療與增強之間很難保持現成的界限,並認為這是儒家立場與生物保守主義的根本區別,“儒家並不會以反對增強的名義,而一概反對一切可能修改人類身體性能的人體增強技術”。事實上,儒家“天人合一”說在不同語境下有著不同的語義,它有時是在“本然”意義上使用,有時則是在“應然”意義上使用。本然的“天人合一”論是儒家關於天人本來相通、相合與統一的理論;應然的“天人合一”論則是關於人與天在何種條件下能夠達到和諧統一以及如何達到這種理想狀態的學說。而在本然與應然之間還有一個“天人不一”的“實然”環節,醫療與增強都有可能在此層面修改人類身體性能,會使人自身處於“天人不一”的境況。而對人類增強技術的監管之所以成為必然,是在應然層面對“天人合一”的合理性期待,既是對實然之“天人不一”的消解和超越,又是對本然“天人合一”的複歸。

其次,該文認為,儒家天人合一觀所涵的人文宗教思路,突破了自然與人為的界限,而將人道看作是天道的繼續和完成。“在一種儒家視角下,超人類主義恰恰代表‘天人對立’的錯誤路徑,是道的反面,並因而潛藏著災難性後果”(王珏 2021)。實際上,儒家所秉持的天道、人道有別論也是一種“天人二分”的觀點,最終強調的只是“大人”、“聖人”的境界,而不是所有人

的境界，“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法言·問神》）也就是說，聖人之所以是聖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能使天人“無間”，可以消解天人之間的差分與對立，實現天人的融合與貫通。在這裡，“無間”以“有間”為前提，沒有天人之間的差分和對立，“和同天人”當然也就失去了存在必要和意義。

這裡還需注意，人與自然和諧並非儒家所專有，而是中國古人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對宇宙及自身認識的凝結，故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先秦其他流派，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學說中，如《老子·齊物論》中的觀點：“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同一。”儒家對“天人合一”雖不獨佔，卻獨特地表述和發展了這一思想，尤其是在對《易經》的解釋中建立了一種貫通天人的宇宙和人生哲學。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神乎！”這是從大人、聖人，從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終境界來論述人與天地的合一，而從人性，從人生之初的善端來說，人與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人要以“盡心”、“知性”而“知天”，以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禮記·中庸》“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並非指天地有隔，更非與天地分庭抗禮，而是說人只有如此至誠盡己之性，亦盡物之性，在地位上才能與“天地”並稱。

再次，儒家理想中，文化（人文、人為）的最高目標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也”（《中庸》）。“超人類主義所主張的人類自我進化無疑已經偏離了‘中和’，從‘位育’的世界秩序中脫嵌而出。”（王珏 2021）後人類主義對增強的觀點隱藏著一個更深也更為核心的價值取向，那就是利用技術進步對人類本身的超越是符合事物進化的“道”的規律性，也是合理的，人性的人工進化應取代自然進化。從人類技術自身的發展來看，似乎也

存在著這樣的趨勢：人類最初利用工具的技術改造外部自然界，而將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進而，人類又把技術對外部世界的改造，從宏觀世界擴展到宇觀和微觀世界。當技術發展到更高程度時，它又轉而對人類自身的內部自然進行直接改造，從形態與功能提高到遺傳改造和人性優化，直至最終實現完全人工的控制，徹底接手自然進化取代“天地之化育”，使人最終也成為技術的發明物，“這種圖景阻礙了文化的深層機理（包括技術）與天（自然界）之間的‘位育’（順應），以至於讓人無法‘安其所’、‘遂其生’”（王珏 2021），因此，是儒家無法容忍的。

最後，該文從儒家傳統中衍生出三條監管未來高科技發展的原則，以應對現代技術所帶來的虛無主義危機，消解主體無限制擴張可能帶來的惡果。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在此領域有著更強的指導作用和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 珏：〈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外醫學哲學》，2021年，第XIX卷，第2期，頁101-128。
WANG Jue. “A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ranshumanism: How to Regulate our Posthuman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l. 19, No. 2, 2021, pp. 101-128.